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

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，突被一個官員，帶領捕役進來，將他鎖了出去。嚇得施御史、高翰林、秦中書，面面相覷，摸頭不著。那戲也就剪住了。眾人定了一會，施御史向高翰林道：「貴相知此事，老先生自然曉得個影子？」高翰林道：「這件事情，小弟絲毫不知。但是剛纔方縣尊也太可笑，何必妝這個模樣？」秦中書又埋怨道：「姻弟席上被官府鎖了客去，這個臉面卻也不甚好看！」高翰林道：「老親家，你這話差了。我坐在家裏，怎曉得他有甚事？況且拿去的是他，不是我，怕人怎的？」說著，管家又上來稟道：「戲子們請老爺的示：還是伺候，還是回去？」秦中書道：「客犯了事，我家人沒有犯事，為甚的不唱！」大家又坐著看戲。只見鳳四老爹一個人坐在遠遠的，望著他們冷笑。秦中書瞥見，問道：「鳳四哥，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如何曉得。」秦中書道：「你不曉得，為甚麼笑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。人已拿去，急他則甚！依我的愚見，應該差一個能幹人到縣裏去打探打探，到底為的甚事。一來也曉得下落，二來也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礙？」施御史忙應道：「這話是的很！」秦中書也連忙道：「是的很！是的很！」當下差了一個人，叫他到縣裏打探。那管家去了。這裏四人坐下，戲子從新上來做了《請宴》，又做《餞別》。施御史指著對高翰林道：「他纔這兩齣戲點的不利市！纔請宴就餞別，弄得宴還不算請，別到餞過了！」說著，又唱了一齣《五臺》。纔要做《追信》，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，走到秦中書面前，說：「連縣裏也找不清。小的會著了刑房蕭二老爹，纔託人抄了他一張牌票來。」說著，遞與秦中書看。眾人起身都來看，是一張竹紙，抄得潦潦草草的。上寫著：

台州府正堂祁，為海防重地等事。奉巡撫浙江都察院鄒憲行參革臺州總兵苗而秀案內要犯一名萬里（即萬青雲），係本府已革生員，身中，面黃，微鬚，年四十九歲，潛逃在外。現奉親提，為此，除批差緝獲外，合亟通行。凡在緝獲地方，仰縣即時添差拿獲，解府詳審。慎毋遲誤！須至牌者。

又一行下寫：

右牌仰該縣官吏准此。

原來是差人拿了通緝的文憑投到縣裏，這縣尊是浙江人，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，所以帶人親自拿去的。其寃犯事的始末，連縣尊也不明白。高翰林看了，說道：「不但人拿的糊塗，連這牌票上的文法也有些糊塗。此人說是個中書，怎麼是個已革生員？就是已革生員，怎麼拖到總兵的參案裏去？」秦中書望著鳳四老爹道：「你方纔笑我們的，你如今可能知道麼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們這種人會打聽甚麼！等我替你去。」立起身來就走。秦中書道：「你當真的去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個扯謊做甚麼？」說著，就去了。

鳳四老爹一直到縣門口，尋著兩個馬快頭。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，跟著他，叫東就東，叫西就西。鳳四老爹叫兩個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人。那馬快頭領著鳳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，會著浙江的人。鳳四老爹問差人道：「你們是臺州府的差？」差人答道：「我是府差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萬相公到底為的甚事？」差人道：「我們也不知。只是敝上人吩咐，說是個要緊的人犯，所以差了各省來緝。老爹有甚吩咐，我照顧就是了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如今現在那裏？」差人道：「方老爺纔問了他一堂，連他自己也說不明白。如今寄在外監裏。明日領了文書，只怕就要起身。老爹如今可是要看他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在外監裏，我自己去看他。你們明日領了文書，千萬等我到這裏，你們再起身。」差人應允了。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，會著萬中書。萬中書向鳳四老爹道：「小弟此番大概是奇冤極枉了。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，不知此後可能再會了。」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，只不得明白。因忖道：「這場官司，須是我回到浙江去纔得明白。」也不對萬中書說，竟別了出監，說：「明日再來奉看。」

一氣回到秦中書家。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，施御史也回去了，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等信，看見鳳四老爹回來，忙問道：「到底為甚事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真正奇得緊！不但官府不曉得，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。不但差人不曉得，連他自己也不曉得。這樣糊塗事，須知我同他到浙江去，纔得明白。」秦中書道：「這也就罷了，那個還管他這些閒事！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去。如果他這官司利害，我就幫他去審審，也是會過這一場。」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，便攛掇鳳四老爹同去。晚上，送了十兩銀子到鳳家來，說：「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。」鳳四老爹收了。次日起來，直到三官堂會著差人。差人道：「老爹好早！」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彎，到縣門口，來到刑房裏，會著蕭二老爹，催著他清稿；並送簽了一張解批，又撥了四名長解皂差，聽本官簽點，批文用了印。官府坐在三堂上，叫值日的皂頭把萬中書提了進來。臺州府差也跟到宅門口伺候。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著紗帽，身上還穿著七品補服，方縣尊猛想到：他拿的是個已革的生員，怎麼卻是這樣服色？又對明了人名、年貌，絲毫不誣。因問道：「你到底是生員，是官？」萬中書道：「我本是臺州府學的生員，今歲在京，因書法端楷，保舉中書職銜的。生員不曾革過。」方知縣道：「授職的知照想未下來；因有了官司，撫臺將你生員咨革了，也未可知。但你是個浙江人，本縣也是浙江人，本縣也不難為你。你的事，你自己好好去審就是了。」因又想到：「他回去了，地方官說他是個已革生員，就可以動刑了。我是個同省的人，難道這點照應沒有？」隨在簽批上硃筆添了一行：

本犯萬里，年貌與來文相符，現今頭戴紗帽，身穿七品補服，供稱本年在京保舉中書職銜，相應原身鎖解。該差毋許需索，亦毋得疏縱。

寫完了，隨簽了一個長差趙昇；又叫臺州府差進去，吩咐道：「這人比不得盜賊，有你們兩個，本縣這裏添一個也彀了。你們路上須要小心些。」三個差人接了批文，押著萬中書出來。

鳳四老爹接著，問府差道：「你是解差們？過清了？」指著縣差問道：「你是解差？」府差道：「過清了，他是解差。」縣門口看見鎖了一個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，就圍了有兩百人看，越讓越不開。鳳四老爹道：「趙頭，你住在那裏？」趙昇道：「我就在轉灣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先到你家去。」一齊走到趙昇家，小堂屋裏坐下。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。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件長衣來，叫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。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。府差去了回來說：「管家都未回寓處，想是逃走了。只有行李還在寓處，和尚卻不肯發。」鳳四老爹聽了，又除了頭上的帽子，叫萬中書戴了，自己只包著網巾，穿著短衣，說道：「這裏地方小，都到我家去。」萬中書同三個差人跟著鳳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。進了大門，二層廳上立定，萬中書納頭便拜。鳳四老爹拉住道：「此時不必行禮，先生且坐著。」便對差人道：「你們三位都是眼亮的，不必多話了。你們都在我這裏住著。萬老爹是我的相與，這場官司，我是要同了去的。我卻也不難為你。」趙昇對差道：「二位可有的說？」來差道：「鳳四老爹吩咐，這有甚麼說。只求老爹作速些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當下把三個差人送到廳對面一間空房裏，說道：「此地權住兩日。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。」三個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，竟都放心，各自搬行李去了。

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個書房裏坐著，問道：「萬先生，你的這件事，不妨實實的對我說，就有天大的事，我也可以幫襯你。說含糊話，那就罷了。」萬中書道：「我看老爹這個舉動，自是個豪傑。真人面前，我也不說假話了。我這場官司，倒不輸在臺州府，反要輸在江寧縣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江寧縣方老爺待你甚好，這是為何？」萬中書道：「不瞞老爹說，我實在是個秀才，不是個中書。只因家下日計艱難，沒奈何出來走走，要說是個秀才，只好喝風痾煙。說是個中書，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，纔肯有些照應。不想今日被縣尊把我這服色同官職寫在批上，將來解回去，欽案都也不妨，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喫不起了。」鳳四老爹沉吟了片刻，道：「萬先生，你假如是個真官回去，這官司不知可得贏？」萬中書道：「我同苗總兵係一面之交，又不曾有甚過賊

犯法的事，量情不得大輸。只要那裏不曉得假官一節，也就罷了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你且住著，我自的道理。」萬中書住在書房裏。三個差人也搬來住在廳對過空房裏。鳳四老爹一面叫家裏人料理酒飯，一面自己走到秦中書家去。

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，大衣也沒有穿，就走了出來，問道：「鳳四哥，事體怎麼樣了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你還問哩！閉門家裏坐，禍從天上來！你還不曉得哩！」秦中書嚇的慌慌張張的，忙問道：「怎的？怎的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怎的不怎的，官司穀你打半生！」秦中書越發嚇得面如土色，要問都問不出來了。鳳四老爹道：「你說他到底是個甚官？」秦中書道：「他說是個中書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的中書還在判官那裏造冊哩！」秦中書道：「難道他是個假的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假的何消說！只是一場欽案官司，把一個假官從尊府拿去，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，只消帶上一筆，莫怪我說，老先生的事，只怕也就是『滾水潑老鼠』了！」秦中書聽了這些話，瞪著兩隻白眼，望著鳳四老爹道：「鳳四哥，你是極會辦事的人。如今這件事，倒底怎樣好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沒有怎樣好的法。他的官司不輸，你的身家不破。」秦中書道：「怎能叫他官司不輸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假官就輸，真官就不輸！」秦中書道：「他已是假的，如何又得真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難道你也是假的？」秦中書道：「我是遵例保舉來的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你保舉得，他就保舉不得？」秦中書道：「就是保舉，也不得及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怎的不得及？有了錢，就是官！現放著一位施老爺，還怕商量不來！」秦中書道：「這就快些叫他辦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到如今辦，他又不做假的了！」秦中書道：「依你怎麼樣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若要依我麼，不怕拖官司，竟自隨他去。若要圖乾淨，替他辦一個。等他官司贏了來，得了缺，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你。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。」

秦中書聽了這個話，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都是好親家，拖累這一場！如今卻也沒法了，鳳四哥，銀子我竟出，只是事要你辦去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就是水中撈月了。這件事，要高老先生去辦。」秦中書道：「為甚的偏要他去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如今施御史老爺是高老爺的相好，要懇著他作速照例寫揭帖揭到內閣，存了案，纔有用哩。」秦中書道：「鳳四哥，果真你是見事的人！」隨即寫了一個帖子，請高親家老爺來商議要話。少刻，高翰林到了。秦中書會著，就把鳳四老爹的話說了一遍。高翰林連忙道：「這個我就去。」鳳四老爹在旁道：「這是緊急事，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去罷。」秦中書忙進去。一刻，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，每封足紋一百兩，交與高翰林道：「而今一半人情，一半禮物。這原是我墊出來的。我也曉得閣裏還有些使費，一總費親家的心，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。」高翰林局住不好意思，只得應允。拿了銀子到施御史家，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。